

悟对清荷沁夏凉

□宫凤华

“菰蒲无边水茫茫，荷花夜开风露香。”菰蒲凝绿，湖水浩荡，夏月挂檐，粉白荷花沾着清澄月光绽放，风露渗透幽香。有蒲与荷，清欢意味，内心丰沛而滋润。

门前菱荷，屋后竹林，院中构树，一畦青蔬，栀子风仙木槿，晚风中自在妖娆。荷花如清纯村姑，袖纱清挽，皓腕凝雪，清秀可人，灵动而沉静，温婉而蓬勃。清荷散发着俗世的慈悲光芒，透着禅意，空灵通脱。黄昏时分，天幕依丽。荷叶上飞舞点点蜻蜓，利索而莽撞，流动的诗行。

常常伫立老槐树下赏荷。槐荫匝地，身心清凉。荷花盈出水面，清雅，柔美。蜻蜓蛱蝶翻飞，河鲜泼刺有声，青萍水蓼如精致花边。荷叶青青，叠翠涌波，层层远去，似绿锦漂浮水面，深沉厚重，撩拨人心，激荡着生命活力的蓬勃之美。荷花千娇百媚，把一汪碧水渲染得华丽鲜亮，再现池荷跳雨，散了珍珠还聚。聚作水银窝，泻清波的美妙意境。

老屋木格窗外，渗透如鼓蝉声，有丝竹之韵。院角几茎薄荷，优雅安静，浓绿幽密。采几片薄荷叶冲茶，茶香氤氲一室。亦可到河边折一茎荷叶，由晒干后烹茶。静躺藤椅，看叶片沉浮，悟人生冷暖。薄荷似荷，荷风清凉，宋代史浩“过横塘。见红妆翠盖，柄柄擎香”的佳句翩然而至。

偶有凉风飒至，荷塘花叶摇曳生姿。雨中之荷委婉柔美，风中之荷却靓丽绰约，一一风荷举。月夜清荷，披一身融融月色，盛几粒晶莹露珠，盈盈滚转，欲合还分，清雅如梦中仙子。青雾如女人眉黛上的清愁一蹙。荷叶挤挨，交头接耳，携手相拥，神韵迷人。荷叶皎月相衬，荷花晚风共舞，渗透着无限画意和清雅诗情。荷叶轻舞，有一种缠绵悱恻的多情韵致。雾成了水草舞动的轻纱，翩跹而起的，是水的光漫，是大自然的神奇。光影迷离，有似瓊山水的痛快淋漓。

走进荷塘，匝树鸟鸣，岸芷汀兰。捧一枝荷凝望，一花一叶，删繁就简，清爽怡人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荷莲等的是赏花的清俊寒士。一朵荷花，是一颗燃烧的芳心。花瓣硕硕，有盛唐气象。花色艳丽，灼人眼目。荷叶墨绿，绿得深沉固执，采集天地灵气。荷面脉络矜持，如线条细腻精致的工笔花鸟。有青蛙骨碌着眼睛，一动不动，荷塘平添几分生趣。茱萸荷花，或羞怯或热烈向我窥视。亭亭荷叶，或舒展或卷曲，平铺水面。整个荷塘犹如绿色绸缎，柔滑而清凉。

溽暑黄昏，一盞荷叶茶在手，香气袅袅中，读而有味。雨落荷叶，跌宕起伏，飞珠溅玉，别有一番韵味。此时读书，过目不忘，此情此景，刻骨铭心。听到远处村姑叫卖栀子和荷叶粥，叫声婉转悦耳，如水边一丛丛风仙花，水汽泱泱。

母亲喜欢用荷叶铺在箕子上蒸馍，蒸出的白馍浸润荷香。村头称肉总会用荷叶包裹上，那份鲜明浓郁的生活情味印刻在心。酷暑闲眠，采两片荷叶，煮一锅清香荷叶粥，消暑解渴，养眼爽口。粳米，绿豆，大火煨烂，将翠生生荷叶覆于粥面，文火焖煮，不久便溢出诱人的荷香。盛上两碗，轻吸细品，荷香在碗内缱绻，在舌间升腾，荷的香气与凉意，宋词一般芬芳。

荷花依旧，青盖亭亭，风过荷举，暗香涌动。喜欢荷花的简洁与素静、慈悲与禅意、纯净与唯美。云裹荷清香，荷慕云飞逸。人生云水过，平常自然心。悟对一池清韵，心静如雪，清欢从容，柔软丰盛。

■嫣然思语

太阳雨

□常玉国

午后，阳光正浓
天空湛蓝，像无垠的海
云朵慵懒，似自在的帆

突然，雨丝飘落
如千万根银线
从天际斜斜垂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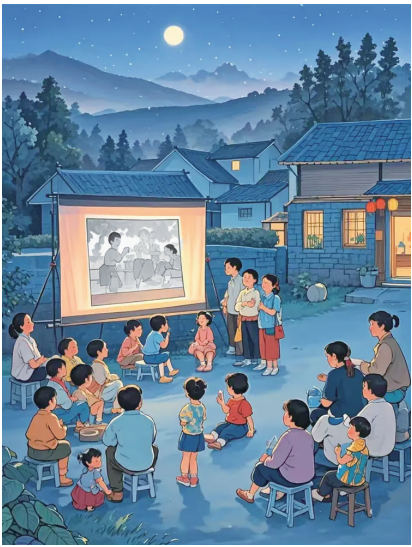
雨滴在阳光里闪烁
像晶莹的珍珠
串起梦幻的珠帘

阳光为雨披上金缕
雨丝在光晕中舞蹈
每一滴，都折射着奇妙

有人惊喜，有人迷茫
大人们撑起了花阳伞
孩子们却在雨中欢叫

花朵成了此时的宠儿
一边被阳光抚摸
一边被雨珠轻吻

树叶儿垂着银钻
映照着天空的一半白蓝
风过时，抖落一串清凉
阳光与雨撞个满怀
在人间写下
大自然的浪漫诗行



看电影，在半个世纪之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文娱项目，更是年轻人特别是少年儿童的最爱。

那时候我家乡的电影院坐落在县城南门老街，人们便称其为“南门电影院”，简直就是我们的“快乐天堂”。而在北门荷花塘边，有一个和电影院差不多大的人民大会堂，里面有一个宽敞的舞台，平时主要是县黄梅剧团的演出阵地。有时候遇上新片子，仅在南门电影院放映满足不了人们的观影需求，电影公司便会协调在大会堂舞台上临时拉一块银幕，再到观众席居中的位置架上放映机，采取和南门电影院两边“跑片”的方式，增加放映场次，让更多的人看上电影。

除了电影院放电影，有些单位（多数是企业）遇上大事、喜事要庆祝一下，便会请电影公司来，在附近的空旷场地上放一场电影，热闹热闹。尽管放映的片子并不新鲜，但是在露天放映，不用买票，观众又不受限制，所以总是会吸引几个半个县城的人前来观看。而又以青少年居多，大家兴奋得像过节一般。

有两场露天电影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一是县电厂放映的彩色故事片《难忘的战斗》，由达式常主演。那之前不久，刚看过他和李秀明主演的故事片《春苗》，他演一位坚定支持农村赤脚医生的专业医务人员，文质彬彬，青春帅气。而在《难忘的战斗》中，他又演了一位解放军干部（工作队队长）。英武中不失儒雅，正气凛然，让我等少年崇拜不已。那天我和几个街坊同龄伙伴得到晚些了，家家电厂的几位同学替我留的位置已被别人抢占，无奈中，我们干脆跑到银幕背面，更近距离从另一个视角欣赏了这部电影，获得了不同于往常的一种怪怪的观影体会。

另一场露天电影，则是我父亲的单位县食品厂，为了庆祝从北门荷花塘边整体搬迁到东门护城河外，在厂内新筑的水泥晒场上，放映了国产

电影往事记趣

□查理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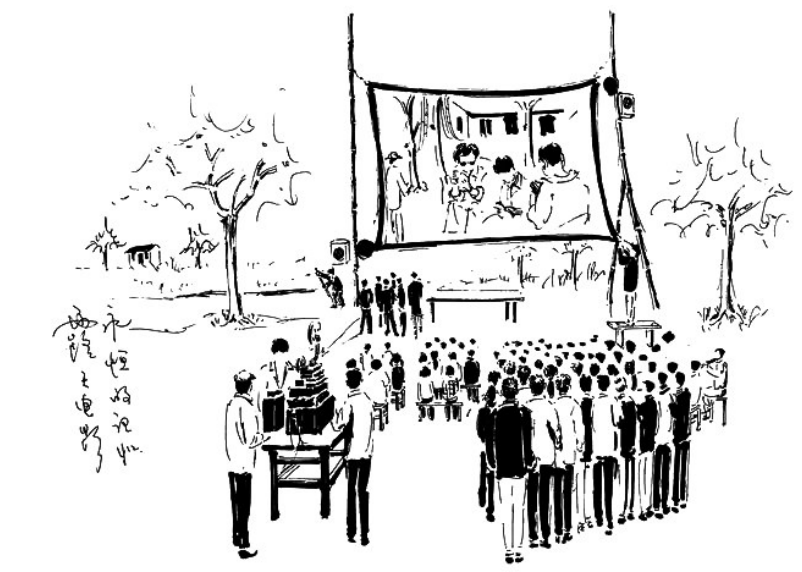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片《12次列车》。因为我是厂里子弟，便有了一份主人翁的荣誉和责任，热情地帮助来观影的同学和街坊占座，还协助厂里大人们维持秩序，忙乎快乐了一晚上。

那时候物资短缺，市场供不应求，购物凭票排队是常见的社会场景。看电影购票自然也是如此。而但凡排队，插队起哄进而打打闹闹的情况就时有发生，整齐的队列时常被冲乱，数十人在狭小的售票窗口前挤成一团，七八只攥着钞票的手争先恐后地想伸进小小的窗口，可是越挤越乱，谁的手也伸不进去。而伸进去的手拿到电影票后又很难抽得出来。就这样挤着、喊着、叫骂着，买到票的洋洋得意，没买到的一脸沮丧。

一票难求，有人就想着用假票蒙混过关，且作假手法花样百出，无奇不有。每场电影放映前的进场高峰时，观众络绎不绝、前呼后拥，检票口一片忙碌，检票员也来不及细看每一张票，就给了作假者蒙混过关的机会。也有被较真的检票员逮个正着，少不了推搡出去并赐一顿训斥。

而我和电影票有关的一件事发生在《渡江侦察记》首映期间。

故事片《渡江侦察记》有新老两个版本。老的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主演，黑白片；新的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重拍的彩色片。新片子的外景地主要就是我的家乡，并且有我们熟悉的人员参与演出。如县黄梅剧团的一位男演员出演了一位在桥上站岗的国军士兵；教过我们语文课的一位



步履经纬间的文化寻根

□吴宗森

在当代散文的星空中，《如是人间》（海南出版社出版）恰似一盏提着月光的灯，以温润的智性照亮中国人烙印在血脉里文化胎记。这部凝结着作者遍访山河遗迹与哲思的散文集，绝非简单的地理漫游实录，而是一场精心编织的文化对话——作者以老农拂拭苍茫般的虔诚摩挲历史肌理，用茶客细品陈酿的耐心凝视现代生存困境，将行走的见闻淬炼成跨越时空的精神原浆，为困守都市迷宫的读者呈上一瓢来自文明根系的清泉。

朱湘山的文字世界是由一双行走的脚丈量而成的。从烟台蓬莱阁的海浪到呼伦贝尔草原的风，从大兴安岭的白桦林到云贵高原的茶马古道，每一寸足迹都在测绘着中华文明的精神等高线。但这绝不是普通的旅行笔记，而是带着文化自觉的精神勘探。当他站在黄渤海分界线上，看见的不仅是海水分色的奇观，更是北方海洋文明与南方渔耕文化的隐秘对话；当他踏入沙漠高原，注视的不仅是风沙雕琢的地貌，更是岩画里先民对宇宙的追问。这种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符号的书写，使散文超越了游记的表层叙事，升华为文明基因的解码过程。

在“沧海人间”专辑中，《沧海月：北洋遗梦》透过威海刘公岛的断壁残垣，让北洋舰队的炮声在文字里重新回响。作者没有停留在历史教科书式的叙述，而是蹲下身触摸古炮上的锈迹，想象水兵们最后望向陆地的眼神，将近代中国的屈辱与抗争化作可感知的生命体验。

《潭门港：渔舟唱晚》则将镜头对准海南潭门的渔民，他们世代与南海打交道，用贝壳串起航海图，在风浪里传承着最朴素的海洋伦理。这种对底层生活的凝视，揭示出蕴藏在民间智慧中的海洋伦理，证明真正的文化传统从未被博物馆封

藏，而是流淌在普通人的血脉与日常实践之中。

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文化记忆的消逝危机，很多人对历史的感知变得模糊，老建筑的拆除声里，藏着文化记忆流失的焦虑。《如是人间》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被尘封的历史抽屉，让读者在文字里重新触摸文明的温度。有评论家曾评论说，作者“让尘封的历史重新擦亮，让传奇人物在文字里复活”。

在“江湖人间”的《水巷口：烟火故园》中，他细细描摹一条老街上的砖雕、门环、老字号招牌，写它们如何在岁月里褪去光泽，又如何在现代人的记忆里泛着微光。这种对历史细节的打捞，让我们意识到：真正的历史不在教科书的大标题里，而在老胡同的砖缝、旧窗棂的木纹里。

对于传统文化的书写，作者始终带着一种温柔的紧迫感。当许多手工艺濒临失传，他在《青藤古寨》里记录苗族银匠打制银饰的全过程：熔银时的火苗、锤打的节奏、纹样里的传说，这些细节不是简单的民俗记录，而是在告诉我们——传统文明是活着的智慧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。书中有句话令人深思：“真正的故乡不在籍贯栏里，而在每个方块字垒起的精神原乡。”在物质丰富却精神漂泊的时代，这句话点中了许多人的困惑，当我们谈论“故乡”时，我们其实在寻找一种文化认同，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。

《如是人间》通过对历史碎片的拼接，对传统细节的凝视，为读者搭建了一座精神的“四合院”，让我们在文字里找到安放心灵的角落。这种对精神原乡的追寻，不是怀旧的感伤，而是面向未来的思考。作者笔下的空巢老人不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，而是土地记忆鲜活载体；

古镇变迁也非简单的现代性批判对象，而是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融的试验场。这种辩证的书写姿态，使文化寻根超越了怀旧感伤的窠臼，升华为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方法论探索。

朱湘山的文字带着一种“苦吟”般的考究，却又透着自然的优雅。他写月夜：“月光浸透了南国天空，丘陵在银辉里像被风掀开的宣纸，归人踏着碎银般的月色，在田野投下伶仃的影子。”这种描写没有堆砌辞藻，却用“宣纸”“碎银”等意象，让画面有了中国水墨画的留白意境。他善于从古典诗词中汲取养分，却又不生硬套用，写歌乐山的云，他化用“浩气长存”的意境，又用“小萝卜头的画作”“烈士就义的日子”等细节，让历史从文献变成可感知的生命故事。

在《歌乐山的云很凉》里，他用“我”的脚步串联起游览体验：触摸烈士就义的岩石，凝视小萝卜头画的铅笔小人，默诵《红岩》里的诗句。这种个体视角与集体记忆的交织，让历史不再遥远。他写“小萝卜头的铅笔屑落在时光里，成了永不熄灭的星火”，这种比喻让沉重的历史有了诗意的光芒。而在《空巢》中，他把李清照的“雁字回时”与现代生活的“精神轮回”放在一起写，古典意象与现代思考自然衔接，像一条河的上游与下游，看似遥远却血脉相连。

这样的哲思在书中随处可见：在《如月之痕》里，他写行走的感悟：“文明的延续不是简单的复制，而是带着伤痕生长，就像老树在裂缝里抽出新芽。”这种从生活细节中提炼的智慧，让散文超越了抒情，有了思想的重量。他写磁器口古镇的雨：“嘉陵江在雨中像一幅水墨画，青石板路流淌着古韵，黄桷树是千年的守护

票员阿姨说的话告诉了他。不料父亲一脸懵懂，说他根本就没有去电影院，也根本没有找人家讨过票子！这是咋回事呢？父亲说，她肯定是认错人了。你赶紧给人家送回去，好几块钱的东西，别让人家着急！

我有些失落地匆匆吃完饭便去了电影院，找到那位售票员阿姨，告诉她我父亲是谁，提醒她是把我认错成了朋友家的孩子了。说完便把那30张电影票原封不动地递了过去。售票员一下子愣住了，表情既惊讶又惊喜，接过我递过去的票，手都有些颤抖。缓了一小会儿，才平静下来，问我：“那你要不要几张？”我也没客气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零钱说：“那我要3张吧。”她从那些票中间撕了3张给我：“给，这几张是最中间的。”我接过票子，走出电影院。走了一大段路后，无意间一回头，看见售票员阿姨一直站在电影院门口。

曾经有两部电影几乎把全县人民都培训成了超级影迷。一部是朝鲜故事片《卖花姑娘》，南门电影院和人民大会堂两个放映点来回“跑片”，一场接一场，连映一周时间。全城老老少少，几乎没有落下的。城里每户人家，平均要接待三拨进城观影的农村老家亲戚。电影中花妮一家人的悲惨命运惹得电影院内外一片哭泣。那一刻，人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生活的艰难和拮据，真诚地为她们而伤心痛哭。现在想想，或许是在“借酒浇愁”吧。

另一部电影是国产戏曲（越剧）片《红楼梦》。那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迎来历史性转折时，奉献的一次精美艺术大餐。也是两个放映点“跑片”，白天黑夜不停歇继续放映。打地铺接待乡下亲戚，请事假排队买电影票是常态。一时间，没有看《红楼梦》，不会哼上一句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，你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话。街头巷尾谈红楼，妇孺老幼说宝黛，是为一时风尚。

这些年来，县城里很多老建筑都拆掉了，童年的记忆也就随之被抹去。所幸的是，曾经的“快乐天堂”南门电影院依然矗立。我每次回乡，都要来这里走走看看，从这一片故迹遗痕中打捞往日的记忆。今年春节，我还和县里几位自媒体作者，在这里录了一段讲述当年的短视频节目，受到很多同龄人的关注，说是唤起了大家共同的记忆。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，都是岁月的影迷。如今，常常会在记忆的银幕上，回放曾经的时光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